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論（自此以下十六篇謂之論古亦謂之海外論）

武王論　平王論
隱公論上　隱公論下
襄公論

武王論

武王伐商以商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商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商之子孫（史記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宋乃殷後故云商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

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舜禹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周公作無

逆曰商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商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商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商人改立君武王之待商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

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魏志荀彧傳云董昭等議加太祖九錫密以諮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竟以憂死）故吾常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云云）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

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商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商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平王論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見周本紀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顓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顓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

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无惡於諸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此臧哀伯之言見左傳威公二年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旣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亡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遷商之舊也商本紀云帝盤庚之時商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湯之故居古公遷于岐周本紀云薰育攻古公古公乃与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方是

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文公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齊威公封之于楚丘齊遷臨淄世家云太公封于營丘至胡公徙都薄姑後獻公徙薄姑始治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晉世家云獻公八年士蔿說公盡殺羣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左傳成公六年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事見左傳文公十六年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煨燼晉史蘇峻傳云峻爲歷陽內史頗懷驕溢潛有異志護軍庾亮召爲大司農峻遂反率衆万人濟自橫江據蔣陵覆舟山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舍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溫嶠陶侃倡義武昌遂討平之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

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洪衛文大帛之冠左傳閔公二年齊威公封衛于楚丘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注云大布麄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已上見導本傳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魏世家云秦將商君詐我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地東至河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楚世家云昭王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世家云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我郢頃襄王兵敗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世家云考烈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

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皆不復振有亡兆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卓傳云卓迁天子西都盡徙洛陽人數百万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死掠積尸盈路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景本都金陵後數為周師所敗盡獻江北諸州于世宗乃遷其都于洪州事見五代史南唐世家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隱公論上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威公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威公而使賊殺公見左傳隱公十一年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

蘇子曰春秋信史也隱攝而威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

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曾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元子旦而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元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

子請退已上見左傳哀公三年正常元子之寵臣南孺子元子之妻肥即康子也自秦漢以
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使與閫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
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
后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湣王死子法章立是為襄王襄王既立乃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君王后賢事秦謹与諸侯信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吾宋之曹高向也仁宗慈聖光獻皇后曹氏嘉祐八年三月尊為皇太后四月推同聽政　英宗宣仁聖烈皇后高氏元祐元年臨朝尊為太皇太后　神宗欽仁憲肅皇后向氏元豐八年三月尊為皇太后元祐元年正月權同處分軍國並見編年
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明帝之后曰馬氏和帝之后曰鄧氏二后雖賢然臨朝既久故不免專擅之幾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
蓋不勝其亂漢高后紀云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廼立諸呂四人為王六人為列侯後謀作亂男女无少長皆坐斬北史後魏后妃傳云宣武靈皇后胡氏誕明帝及帝踐祚遂臨朝聽政後与鄭儼等宣淫於

朝爲四方之所鐵文武斛躲所在逆亂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唐史李泌云光宅元年發皇后爲廬陵王皇太后臨朝稱制天授元年除唐宗室屬籍立武氏七廟改國號曰周王莽楊堅遂用以易姓楊堅即隋文帝莽與堅皆外戚一則篡漢一則篡後周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揔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元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此解見曾子問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

也而世不知晉見毋右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之君子

隱公論 下

公子翬請殺威公以求大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威公而殺之事見隱公十一年菟裘魯邑也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声子生隱公注云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国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其爲非嫡與威均耳而長於威隱公追先公之志而授國焉史記魯世家隱公十一年公子翬請

子允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可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子允即威公也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遂威雖

奚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國語云晉獻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驪姬曰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是故先施讒於申生申生由是得罪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之

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史記李斯傳趙高勸二世殺扶蘇以自立胡亥嘆曰豈宜以此干丞相哉高曰臣請為子与丞相謀之高乃力說丞相斯二不從高曰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於是斯乃聽高此二人之智若此一人而其受

禍亦不少與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左傳僖公九年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齊師秦師納晉惠公十一月惠公殺里克李斯不

免於二世之虐趙高趣李斯與其子由謀反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皆

無足哀者吾獨哀而拙之以為拙戒君子之為仁義也

非有討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見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出魏氏春秋小同即後漢鄭元之孫又附見元本傳注王允之從王淳夜飲辭醉先寢淳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淳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淳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允之總角從伯淳謂爲似已常以自隨吐酒事見晉史本傳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

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曾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蘇子曰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詳也杜預云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伯將享宋成公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杜預云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也尊之故賜以祭胙至宋弔周喪王特拜而謝之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

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此公羊傳云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左傳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杜預注云睢水之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衂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左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
趙岐云紾戾也而能忍飢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
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威
文之師存亡繼絕齊威公存邢衛杞三國晉文公復曹衛定襄王猶不齒於仲
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
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社主陰〻主殺故戮人於
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
猶釋之春秋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亂　秦伯釋之故傳言十一月
晉使歸秦伯卯復公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左傳司馬子魚謂襄公曰今一會而
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
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各得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也王莽

傳贊云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殊塗同歸俱用滅亡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敗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蓋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簒漢王莽傳莽居攝元年三月己丑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又莽纂位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使莽無成則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史記越世家自勾踐卒五世而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霸語聞之圖王不成其敝可以霸然而不霸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威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威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管仲子犯皆威文腹心之佐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子魚即公子目夷屢諫襄公不聽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論

士燮論　孔子論
管仲論　范蠡論
子胥論

士燮論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左傳成公十六年六月晉楚遇

（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不從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諸將援請戰文子力諫不聽）晉卒敗楚楚子傷目（經書楚子鄭師敗績傳言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共王即楚子）子反殞命（楚師還子重使子反自圖子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不及而卒）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成公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請先去三郤乃使長魚矯以戈殺郤錡郤犨郤至皆尸諸朝）厲公弒（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胥童死（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先是三郤既誅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遂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云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无因而至前也）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

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人民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高紀七年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乘勝逐北至樓煩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

故終其身不事遠略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高祖為太原留守故太宗自晉陽起兵）破竇建德虜王世充（唐本紀高祖武德三年命太宗討王世充敗之于北邙四年二月竇建德率兵十万以援世充太宗敗建德于虎牢執之世充乃降）所過者下易於破竹（杜預傳云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本紀武德十三年十二月壬申命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昌）破突厥（正觀三年李靖伐突厥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以獻）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史記越世家勾踐為吳所敗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用種蠡之謀卒以平吳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吳世家十四年春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国六月戊子越王勾踐伐吳虜吳太子友其後累為越所敗夫差遂自剄死）

有以使之也昔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左傳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至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也遠矣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麑觸槐而死後飲之酒伏申將文之其右提彌明救之獲免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二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成公歛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並上家語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後漢孔融傳云融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後令路粹誣奏融被誅遂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從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魯昭公爲季氏所逐薨于乾侯叔孫使子家羈入子家羈曰若羈也君知其出未知其入羈將逃也季氏之忌克妒害如此雖其勢

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滅曹也孔子安能以是時
隳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之春秋方是時三家雖
若不悅三家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然莫能違孔子用事於魯得政
與民而三家畏之歟則季氏之受女樂也孔氏能却之
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爲政於魯齊人懼於是選齊國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
子也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家之隙也哉蘇子曰
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
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

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齊侯与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其陳氏乎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公曰是可若何對曰推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偕大夫不收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礼之可以爲国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羇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矣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常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如春

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二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孔子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左傳哀公十四年六月齊陳常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故与哀公問對如此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家之逼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矣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无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国国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

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家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管仲論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三族謂洩氏孔氏子人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曰不可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事見左傳僖公七年）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史記齊世家云齊與魯會於柯曹沫以匕首劫威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以為棄信於諸侯不可於是遂與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皆盛德之事也雖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

則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左傳僖公十七年云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故威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亦至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也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事見上注天下誦之齊蓋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必有齊國也左傳莊公二十一年云初懿氏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及生敬仲陳侯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在異國必姜莊也然威公管仲不以是發之非盛德能如是乎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陳公子完奔齊

齊侯命敬仲為卿辭之使為工正敬仲即公子完也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重耳適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濞傳云高帝立濞為吳王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一家謹无反濞頓首曰不敢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晉載記云齊王攸言於武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帝曰渾言是也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晉載記云慕容垂奔于符堅王猛言於堅曰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收英豪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九齡傳云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張守珪執赴京師帝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勿以王衍知石勒枉害忠良卒不用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有以

自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左傳昭公三年齊景公問晏子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又語叔向曰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屨注云言公重賦斂其後齊室竟為田氏所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楚將子玉剛而無禮違其君命與晉侯戰王城濮楚師敗績事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漢景帝不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濞傳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及景帝即位晁錯說上削諸侯地故吳楚七國皆合從而反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晉紀云惠帝之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賈妃用給使張泓計為具草以決事令太子書之武帝賢而大悅太子遂安及登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故元海之亂乘閒而作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堅決意必欲滅晉大為謝元等所敗堅單騎遁還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垂有貳志說堅請懲撫燕岱因發兵反竟以滅秦事見載記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

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祿山傳云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番種也何負於中國哉秦紀由余戎人也穆公用之遂霸西戎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後歸漢廷以忠孝著名李光弼傳云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戰功為中興第一渾瑊傳云瑊本鐵勒九姓大姓忠雄功高而志益下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快快而殺周亞夫亞夫傳云上賜亞夫食不置箸亞夫顧謂尚席取箸上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後其子爲父買甲楯為葬器事連汙亞夫下任尉獄因歐血而死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融傳云曹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後竟殺之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

康傳云康與鍾會有憾會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宜因釁除之帝既聽信會遂并遇害

晉武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元

魏氏春秋云夏侯元何晏皆有重名於時及李豐之禍元以豐黨亦被殺司馬文王流鄉鑷之大將軍司馬京王曰御志會趙司空葬平先是司空趙儼葬景王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元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景王由是惡之故元與豐等皆夷三族

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

南史王彧傳云彧字景文明帝時為中書令上既有疾慮一旦晏駕景文門族強盛歲暮不為純臣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

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

北史斛律光傳云光字明月與祖珽穆提婆有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閒諜漏之於鄴云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有山不排自崩槲木不扶自植珽與提婆協謀以謠言啓帝後竟誣以反執遂拉殺之

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

君羨傳云先是正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媚邪忌之未幾出為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莊人為妖言謀不軌遂下詔誅之

武后亦以讒言而殺裴炎

炎本傳云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

子年長矣不豫政故孺子有辟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辟崔曾曰炎受顧托身總大權闢亂不討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遂斬于都亭驛世皆以謂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愛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甚矣世之人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後楚伐鄧滅之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甚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謹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謹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已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范蠡論

越既滅吳范蠡以謂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與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見史記本傳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屢積范蠡去越自謂陶朱公父子耕畜逐利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事見越世家并貨殖傳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老子持而盈之章云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變能終始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史記仲連傳云秦軍圍趙仲連言帝秦之害於新垣衍二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會魏公子無忌至其圍遂解平原

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紀上見本傳）使范蠡之去如魯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已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子胥論

楚平王既殺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吳事吳王闔閭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興兵及唐蔡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吳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五百以報父兄之讎（見史記本傳）蘇子曰

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玼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揚子重黎篇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注云藉館舍室也吳既入郢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以不強諫勾踐而栖會稽為種蠡之過又云種蠡不強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雄開古有三諫當去之說禮為人臣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不聽遂去而之秦見左傳僖公五年陳靈公与夏姬宣淫於朝洩冶直諫而死見宣公九年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故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

而懟之雄獨淅人子乎至於鞲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

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

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

無足論者不忍二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論

六國論　始皇論上
始皇論中　始皇論下
商鞅論　范增論

六國論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不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國語云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云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

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史記魏公子无忌號信陵君致食客三千人田文號孟嘗君賓客三千餘人趙公子勝號平原君善賓客至者數千人黃歇號春申君有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呂不韋羞賓客不如諸君方招致三千人田文傳贊云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稷下齊之士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賢人是孔國人稱仁燕世家云昭王卑身厚幣以禮賢者士爭趨燕又云太子丹陰養壯士求報秦王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俊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耳餘傳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田橫傳云橫有客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其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役人以自養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

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別各使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儒林傳亭云郡国縣官有好文学敬長上者令相長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与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魏晋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迁詳覈无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縣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

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事見三国志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盧肇国史補云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求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此其大略也雖不盡然取其多者

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斯傳云始皇因韓人鄭国來間秦以作渠遂欲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諫始皇遂除逐客之令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

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莊子列禦寇篇宋人曹商謂莊子曰夫処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吾万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陳勝傳云勝少時嘗与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无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雀焉知鴻鵠之志哉）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過代從車千乘（豨傳云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嘗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吳王濞傳云濞招致天下亡命淮南王安傳云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梁王武傳云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

東游士莫不至魏其侯竇嬰傳云游士賓客爭歸嬰武安侯田蚡傳云蚡新用事卑下賓客豈懲秦之禍以謂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哉

始皇論上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韓魏肘足接而智伯死（智伯与韓魏伐趙以国人圍而灌之巨子肘康子康子履巨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陰与趙合遂殺智伯見戰国策）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

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右佐之秦猶伐齊也田敬仲世家云湣王死求其子法章立是為襄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十四年秦擊我剛壽是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與秦遂圍邯鄲幾亡趙世家云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六年秦攻趙趙無食請粟於齊又不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世家云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

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尤能以拒秦秦穆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世家云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與賓客皆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如晉取虞虢也事見上注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王翦傳云始皇問李信吾欲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信曰不出二十万又問翦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万伐荊荊大破信軍始皇乃復請翦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兵於之翦大破荊將燕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亂齒也必以漸故齒脫

不知今秦之易楚以為是齔齒也可援遂扶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左傳昭公三十年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盧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後卒入郢郢乃楚所都肆勞也晉之平吳晉羊祜傳云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然卒擒孫皓者笑祜之策也隋之平陳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敏敏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高之名犯舊諱故用敏字以其一名敏故也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元牢之之流乎堅以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伐晉晉遣徐州刺史謝元龍驤將軍劉

牢之等拒之堅衆大敗事見載記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始皇論中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塡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以封建子弟同姓甚衆然屬疎遠相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議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見史記本紀蘇子曰聖人不能爲

時亦不失時戰國策秦客卿造曰聖人不能為時又至弗失時非聖人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立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立諸侯不立強家世臣者以魯三家三家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並專權魯國至昭公遂為季氏所逐晉六卿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齊田氏田氏乃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平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李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子房傳云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

請立六国後漢王以酈生計告良良請借箸籌之以為其不可者八世未有非之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爾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漢王聞良言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知諸侯之不可立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高帝以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豈特高帝子房亦與焉子房嘗勸高帝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与齊王信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見宗元封建論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曹景字元首魏少帝族祖也嘗著六代論見文選大略云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云云晉陸機嘗著五等諸侯論亦見文選大略云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割自秦漢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故拉建五長所以洪其制世降及亡秦棄道行術懲周之失自於其得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顧沛之嬴寶由孤立云云晉劉須當武帝時嘗上蹟論封建大略云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蹤見本傳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

瑀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諸子皆

廢矣唐書宗室傳贊天下已定帝與蕭瑀等講封建事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並宏以唐求大抵民人周衰始賓十衆遂親而八分之鼓有五不可之於李白秦并帝廿自有命嚐旅之諸長不緣封建而頃所古攜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晏罷不公議至色德封秋因武氏之禍則建論郡縣可以小幹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佑之言曰建國之制初若磐固然終則暴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其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則天下一執株則上崩俱潰然而賤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而勢也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制四海此其得也

雖聖人復起不復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之必以利左傳昭公十年晏子謂桓子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首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

人以禮樂教化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黨獄之禍秦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害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士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始皇論下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家府傳云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秦王以爲中車府令高令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篤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始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趙高蒙毅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illegible]

（李斯傳）蘇子曰始皇制天下重輕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恬傳云恬將三十萬眾威振匈奴毅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蒙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漢宦者傳云彊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彊爲都鄉侯彊辭因言中常侍曹節等佞邪亂從宜收封賞時帝多畜私藏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彊上疏力諫）唐張承業二人（五代史張承業傳云承業唐莊宗時宦者也）

以事莊宗以心不疑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後聞莊宗已諾諸將勸帝位承業力疾苦諫願復唐之社稷莊宗不聽竟不食而卒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邀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威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威靈肅代之世宦官如曹節侯覽李輔國程元振之徒皆得權用事濁亂天下事見後漢并唐史宦者傳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溺於趙高恭顯之禍李斯傳云趙高入宮管事二十餘年始皇使高教習胡亥決獄以法佞幸傳云弘恭石顯宣帝時皆任中書官恭爲令顯爲僕射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陳勝傳云勝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而蒙恬恃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

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古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鞅傳云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視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剌客傳云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

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史記魯世家伯禽封魯三年而後報政太公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鞅傳云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立威於棄灰（鞅法棄灰於道者刑）禍其親戚師傅（太子犯法鞅刑其付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公子虔復犯約遂劓之）積威信之劓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文王世子云公族无宮刑獄成讞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今至使人矯

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李斯傳云扶蘇發書泣入内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莫也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戾太子傳云江充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太子急遂捕斬充因發兵与丞相劉屈氂等戰知許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商鞅論

公因讀戰国策論商君功罪有言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禍者吾爲之懼矣觀此則知此論亦爲荆公發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見史記本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暗於大道取以為史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特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洪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洪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荊公詩有時人莫要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之句故公名實皆宗之）庶幾其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執賞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史記平準書云桑弘羊損人農置平準均輸民不益賦而上用饒於是賜爵左庶長）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已上見溫公行狀）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

樂也故爲商鞅桑洪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貴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寤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他怪者千金方有寒食鍾乳散服此藥者一切冷食惟酒須溫舊說上古名賢無此漢末有何侯者行用自皇甫士安已降有進餌者無不發背解體以取顛覆巢石林避暑錄云魏晉間尚服寒食散通謂之服散凡有數方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爲發人此好服食之過也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曰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劫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洪羊之術破國亡家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亡其禍之慘烈也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見項羽傳）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爾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高紀云沛公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當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羽傳云宋義號卿子冠軍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義頭）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之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羽傳云范增說項梁後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之從民望也後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義帝

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
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殺
義帝之兆也其殺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
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
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高紀云項羽怨秦破項梁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謂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義帝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識卿子冠軍於
稠人之中而擢爲上將羽傳云懷王見宋義與計事而説之因以爲上將軍不賢
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羽
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
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
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

疑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羽傳云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合則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高帝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見本紀）增不去項羽不亡亦人傑也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四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之十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進策五篇 此係應制科時所上進卷公嘗有辨試館職策問劄子其間一節云臣昔於[illegible]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即此策是也

策總叙 王明清揮麈錄云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叙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總叙 呂氏童蒙訓云讀三蘇進策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滂沛沂吝嗇處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 史記秦本紀繆公見百里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 一言

而興邦不以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為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乎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為射策決科之學蕭望之傳望之射策甲科為郎顏師古云策之明經以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定為甲乙之科別而置之不使彰顯有以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其言雖不叛于聖人而皆泛濫於詞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為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晁錯在選中武帝元光元年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洪出焉見洪紀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

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常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盱江李泰伯嘗上公書云執事治道二十五策蓬蓽風飛囊括天下非眞有道者孰能卓犖如此）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終篇旣名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

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

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云扁鵲鄭人姓秦氏名越人少遇長桑君授以禁方以此治病尽見五臟扁鵲過齊見齊威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威侯曰寡人无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威侯曰寡人无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威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威侯而退走威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病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針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請也後五日威侯體病使人召扁鵲〻〻已逃去威侯遂死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授以禁方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

觀西漢之𧻂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墮弛廢溺于宴安畏恭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𡐛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吕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

爲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全自全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　君吾相

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强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国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荅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边遽且復告至矣（国語云边遽乃至韋昭注云遽即傳也）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絶則中國

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礼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給使販夫孺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鄧通傳云一簪不得著身）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旣反國而吳之百役無

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此事世家頗略國語云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諸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夫差欲与之成子胥諫之使飾美女納之吳太宰嚭二言於夫差夫差遂与之成而去之吳嘗切怪其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國語云勾踐伐吳敗之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勾踐弗听遂滅吳沒地名也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國語云越王曰蠡爲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

尉於國與從囊入官於吳官謂為臣隸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減吳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則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辨者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　令夫天下之財柰歸之司農漢百官公卿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天下之獄柰歸之廷尉漢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天下之兵柰歸之樞密國朝以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孔遇數問蕭起於唐以中官二人為使吉兩軍中尉謂之四貴朱梁改為崇政院置使判官後省判官置副使廟復為樞密使始有帶知印者凡東西院二負晉留在諸歷推密掌樞及即位時宣徽使劉處遜燕極密使

會丁內艱乃以其印付中書門下廢其院開運元年中書門下請復置令亦有東院西院二印但行東院印置使副使或置知院同知院並使與知院不並置又置簽書院事同簽書院事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蛮夷哉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蛮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遜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周官行人之職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大客則賓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時秦聘于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貟貟音云下行貟同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貟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

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暴蒲卜切）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史記伍子胥傳子胥名員以父伍奢兄伍尚爲楚平王所殺乃奔宋又奔鄭既而奔吳吳王闔閭召員爲行人而與謀國事其後吳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所都也）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漢百官公卿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二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鴻臚）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匈奴傳云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故匈奴以此爲號中行說本漢官者若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上爲單于閼氏使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乃教其無愛漢物數侵擾漢使大爲邊患）今若依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餽於二虜者限其

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于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采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

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非中國之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也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

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賈誼傳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與礼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遜未皇也董仲舒賢良策曰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仁宗嘉祐二年十二月五日詔自今間歲一開科塲天下進士諸科並減舊額之半又云別明經之所舉歷前世而已劾比緣其故用廣干求其明經科並試三經每經試大義各十道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遜也故爲之法曰當

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嘉祐二年五月己亥詔審官三班院文武官舊皆自投文字乞轉官有妨廉節自今更不許自陳其任西川廣南官歲滿前三月餘路前兩月令本院預本行之此二者其名甚美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弊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

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傑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有所植立昭著不朽於後世者甚多人君顧忌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晁錯之事斷可見矣（見晁錯傳）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諠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慶曆三年范文正公仲淹爲參知政事富鄭公弼爲樞密副使　仁

宗責成甚切詔太平於■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言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公等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大略以賢退不肖上僥倖去宿弊爲本其革磨勘減任子之說小人皆不便於是相与騰謗未幾范公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冨公出爲河北宣撫使事見本傳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且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三國志諸葛亮傳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王猛之治秦晉書王猛傳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諸葛亮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

昭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苻堅斬樊世 晉書苻堅傳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負氣倨傲嘗衆辱猛後又於堅前與猛爭論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遂醜言大罵堅因此發怒命斬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

逐仇騰黜席寶 王猛傳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長史席宝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宝白衣須長史亦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

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踈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才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

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奬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十數年天下驟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辭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

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民之言而猶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之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懲此三代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懲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

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趙岐云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

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

前漢嚴安傳淮南王安諫伐南越書云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危而爲累卵

劉向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曰子欲諫邪息曰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息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息曰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家空虛鄰國謀議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

不可拔之勢而懷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士大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

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盖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史記秦本紀趙高說二世无与公卿決事於是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高乃使閻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万户侯弗許曰願与妻子為黔首閻樂不顧麾其兵進二世自殺唐史德宗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蘇諫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然不悟）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捍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周官大宗伯之職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衆見曰同又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歲時月朔致民讀法如周官黨正正歲屬民讀法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之類飲酒蜡臘周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禮郊特牲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月令臘先祖五祀注云臘以田獵所得禽而祭也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外朝即司冠斷獄弊訟之朝猶以爲末也五載一巡守諸侯朝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捍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

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角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資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賈誼治安策云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又云十年之間反者九起然未幾相繼誅滅故天下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孫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羣息莫敢或爭王莽傳贊云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又乘四父歷世之權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然猶時列侯宗室爭獻符命之不暇況敢

与之争乎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者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蕭曹之徒皆豐沛故人凡在朝廷者皆嘗試擿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荀子魯哀公語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此謂元成哀平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睽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　太祖　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

得以自効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太祖一日召石守信王審琦等諸大將飲酒酣謂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无貧乏耳顧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閒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其從容无閒開心見誠皆此類也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後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孰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侍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

數而已經籍之外茍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茍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五